

廣文書局印行

漢書藝文志譜疏

2812.34

3

廣文書局印行

漢

書

江蘇工業學院图书馆

藏

书 章

講

疏

顧

寶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十月再版

漢書藝文志講疏

精裝一冊定價：新臺幣四〇〇元整

撰 者 顧

發 行 人 王 道

榮 實

版 權 所 有
准 翻 印

發行所 廣文書局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零捌參貳號

地 址：臺北縣中和市華新街一一三巷二弄六號
劃撥帳號：0717-4569
電 話：(02)8668-5204
傳 真：(02)8668-7399
網 址：<http://kwangwen.webjump.com>
E-mail : kwangwen@ms31.hinet.net

自序

王鳴盛二十七史商榷引

信哉，金氏禮學卓卓，故能爲此言也。天下者，指中國一家而言，非今之所謂

員輿之天下也。然不通漢藝文志，誠不可以讀天下書。而不讀天下書，亦不可以通漢藝文

志。王鳴盛曰：「自唐高宗武后以下，詞藻繁興，經業遂以凋喪。宋以道學矯之，義理雖明，而

古書則愈無人讀矣。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十卷，亦限於時風衆勢，遂致所考漢人傳經源

流，未能明析。」同上十七史商榷此就六藝而言，已足徵前人之違失。而漢藝文志所述，不僅六藝

已也。夫有讀一二書者之言，有讀千萬書者之言，有讀書而未嘗讀書者之言，其曲彌高，其

和彌寡，故言之者難，而聽之者爲尤難也。此自古聞人學者，所以猶多不免譁衆取寵之誚

也。夫中國古史茫昧，曩嘗欲撰上古史，而徵信於先秦羣籍，尋其自然之證跡，而不敢穿鑿

也。久之，乃得孔子曰：「五帝用記，三王用度。」大戴禮篇五莊子曰：「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

世傳之史尙多有之。」天下篇荀子曰：「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

損益也。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

辱

篇又曰、「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禹

湯有傳政、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篇 非相又曰、「道過三代謂之蕩。」儒效篇·案列子楊朱篇曰「太古之事誠矣。孰識之哉。三皇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此列子本魏王弼之徒所爲造足。以代表魏晉浮蕩無歷史無生命之思想。正五胡十六國雲擾中原之先驅。嗚呼。然後知三哲所言從同、而荀子之說爲尤詳。」

篇之事若覺若夢。三皇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此列子本魏王弼之徒所爲造足。以代表魏晉浮蕩無歷史無生命之思想。正五胡十六國雲擾中原之先驅。嗚呼。然後知三哲所言從同、而荀子之說爲尤詳。

然後知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不掌之內史而掌之外史。此周人之內三代而外三皇五帝有以也。何以乎爾、則所謂「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三代之王朝雖亡、而三代世官之守猶存、故內之而因成法也。三皇五帝不然、王朝既亡、并無世官之守、故外之而存治化也。左昭十七年傳·鄭子來朝·猶知少吳世官蓋猶今年日本有存中國舊物矣。遂人伏羲神農爲三

皇、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此推定三五當別論。以莊荀言世傳而益明也。三王有世傳之政、五帝有世傳之人、三皇僅有世傳之書而已。蓋傳政有官守、傳人有師法、傳書則二者皆無、僅有

若漢氏之逸書逸禮、藏諸故府而已。太古帝京咸宅丘陵、唐虞之隆伯夷惟史。大戴禮記志篇是洪水之災、不足喪其故籍。或以敍解此則鄙書而燕說矣。夏將亡而太史終古出其圖法奔商。

中國洪水非西教所說之洪水

或以敍解此則鄙書而燕說矣

洪水

殷將亡而內史向擊載其圖法之周

呂 識 篇 先

是夏商之亡、亦不足喪其故籍。惟周人施教、詩

書禮樂官府所守、三代是固三五先典、祕在柱下、惟史氏則習之。故周衰而黃老之術大盛、

明周之柱下史老聃傳黃帝道經、故曰黃老也。遂入伏羲神農之言、亦時見百家稱引、則均

之史氏所流傳也。孟子私淑諸人、未得爲孔子徒。故但知諸侯皆去其籍、而聞其略、其言甚

粗略。孔子本老聃之徒、傳其文學於子夏、傳易於商瞿。子夏傳詩、五傳而及荀子。商瞿傳易、再傳而及荀子。孔子作春秋、左丘明爲作傳。丘明又六傳而及荀子。故荀子於學最邃、於孔

子之傳最真。是以其書詳於詩書禮樂易春秋、復稱引道經解 藝。

百九十一引解 藝 黃帝金人銘 太平御覽三

細子 又五
載也。昔可爲荀子書有黃帝金人銘。而今本脫佚之證。苑

云孫卿子說苑

則其稱五帝三代之傳人傳政、

必確信無疑。而况夫其與孔子莊子之言、初無二致哉。由是而斷言之、則周季學者有傳孔

子之六藝者、有傳神農黃帝之書者、皆非無自、而不可偏擯者明也。其有互相攻擊者、必其

不該不徧、有所未習。或傳聞異辭、遂致紛歧也。尸子呂覽雜議之書、平視百學、規模遠矣。秦

火而後、漢至文景之世、儒業猶未起。賈誼新書修政、董仲舒對、請諸不在六藝、

穎頑帝譽遺語。尸呂之風、猶未沫也。武帝建元元年、親策賢良、董仲舒對、請諸不在六藝、

語上篇 漢書食貨志

量錯

漢書食貨志

不諱誦述神農黃帝

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由是抑黜百家，推明孔氏，樹之風聲，幡然不變。淮南王本好浮詞之紈袴也，其著淮南內篇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於神農黃帝而後入說。」傳務司馬遷家世史官也，不敢目曰依託。其作史記一則曰：「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貨殖再則曰：「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

篇神五帝三則曰：「學者考信於六藝、虞夏之文，可知也。」伯夷甚矣，其爲譁衆取寵也。然而揚雄猶以爲未足也，故其著法言稱：「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曷其雜也。」曰雜乎雜。

篇老子

蓋武帝初崇

儒術，標格猶寬。至西京末葉，成哀之世，儒益酷急，屏異己尤甚。若以追比夫荀子去儒術之全，益遠矣。當是時，劉向、歆父子校理祕籍，向撰敘錄別錄，歆奏定七略，其崇儒與揚雄適相頽頹。及班固作漢書，亦曰：「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司馬遷傳贊故志藝文原本七略。

此吾人今日讀漢書所不能不有歎焉不滿者也。雖然，清儒考證之學，上凌姬漢，僞枚本古文尙書已暴白於天下，而無可疑義。嘉道之際，吾鄉莊存與、劉逢祿復唱常州今文之學，末流龔自珍、魏源之徒，承風簧鼓，誑惑後進，至今猶流毒未熄。而試一審漢書藝文志，則今

古之傳，犁然秩然，晚近之說，豈堪一噱。此又吾人今日讀漢藝文志而有所不覺，爽然大快者也。要之，治歷史之法，有一字要訣曰如，如其原來而不加穿鑿。以孔莊荀三哲之言，而知上古有世傳之史，循是而正漢藝文志，則漢儒無所逃其褊衷。以漢藝文志而正漢氏迄今，爭今古文者之謬，則妄人無所逞其淫辭。所謂本正而末自理者，是已。王氏漢藝文志考證固爲專書。此外則如齊召南漢書考證、沈欽韓漢書疏證、王先謙漢書補注，咸遞加而有進。然讀天下之書，而後能通漢藝文志者，猶未盡也。余復爲此疏，乃當前人搜羅剔刮，旣精旣詳之餘，而復有所搜羅剔刮，終以不可盡載，則約而存之，爲成學治國故者要刪焉。書成兼旬，宜多漏略。補綴求備，俟諸異日。中華民國十年秋初，序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之六朝松下，武進顧實。

荀悅曰：「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古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皆自謂古今。」申鑒時事篇
案末句有誤然實則因文字之今古，而後生義說之今古，故尤

釋經之異文。詳陳玉澍
爾雅釋例說者謂今古文並釋也。豈知爾雅及其所釋者，原始均皆古文哉。

自秦始皇二十六年，書同文字。三十四年燒書，以古非今者族。而古文今文之別，始興焉。且秦博士七十人。漢文帝時，博士亦七十餘人，正承秦制之證。武帝黜百家博士，獨留五經博士，後增而爲十四博士。漢書儒林傳此所以終漢之世，立於學官者，皆今文博士，承秦故也。武帝本不好樸學，漢書儒林傳尊儒、徒名而已。宣帝好刑名，以王霸雜用。故武宣之世，儒書不得盡顯者宜也。乃成帝精於詩書，觀覽古文。命劉向、歆父子校理祕書，又賜班、淳之副。時書不布，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而漢廷不許。淳獨得賜副者，班婕妤之兄弟故也。淳之子曰嗣，侄曰彪。彪之子曰固，女曰昭。彪與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漢書敍傳是班氏之門庭，尤古文之淵藪。故其後彪固、昭父子兄妹撰漢書，咸採用古文。彪撰成帝紀贊曰：「臣之姑充後宮，爲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帳，數爲臣言成帝博覽古今。」而固作律歷藝文二志，遂純取諸劉歆成書。誠以家學淵源，篤信歆之學識，爲不可沒也。然則妄人盲談瞽說，動謂古文爲劉歆僞造，豈不有類於吠影吠聲者哉。民國十一年夏顧實再記。

例言

一、漢志原文、依官本及王氏補注本、稍有一二擇從義長、不加注別、以省煩累。

二、劉向別錄略別錄亦稱七劉歆七略班志所本。原書久佚、散見羣籍稱引、擇要採錄、以明淵源。

三、本志在漢書中、凡涉漢書如漢書儒林但稱儒林傳。作者有傳、但在當人條下、各稱本傳。四、每書首釋存亡、殘疑、俾可一覽而瞭。存者篇帙未虧、亡者原書已湮。殘者流傳有自、無間多寡。疑者論證未定、以俟博考。其他辨訂、率憑理據、無取空談。

五六、藝百家之書、大都別家而不別人。蓋其師徒授受述作不必一手、而實出自一家。故如管子孟子、卽管氏孟氏之家言。本志每略每種結末、率標若干家、其義自瞭。袁松山後漢續志猶爾。晉中經簿始不曰家。俱見廣弘明集爾後書志、率標一人之作、漢詁久湮。近世淺人或更繩以出版營利之品、益不容辨矣。

六、世言諸子不專一家者、本志有互著之法。然以禮記之明堂陰陽與明堂陰陽說不同書例之、則道家之伊尹鬻子與小說家之伊尹說鬻子說不同書明矣。更以天文之漢日旁

氣行事占驗三卷、與漢日旁氣行占驗十三卷、五行之羨門式法二十卷、與羨門式二十卷、俱同書名詳術數略一說而不同書例之、則六藝有易、術數有周易、儒家有景子公孫尼子孟子、而雜家有公孫尼、兵家亦有景子孟子、道家有力牧孫子、兵家亦有力牧孫子、儒家有李克王孫子、法家有李子商君、而兵家亦有李子王孫公孫鞅、從橫家有龐煖、兵家亦有龐煖、雜家有由余伍子胥尉繚吳子、而兵家亦有繇敍伍子胥尉繚吳起、小說家有師曠、兵家亦有師曠、或有註可辨如孫子或無註可辨如孟子要皆雖同書名而不必同書、又明矣。且班注有省重篇之例、曷爲不出於省、何必互著耶。故互著一說、未敢苟同。

七、本志自多可議之處、最著者莫如序次、班氏於道家列子公子牟注云、「先莊子」而莊子轉次在前。於陰陽家、閻丘子注云、「在南公前」、將鉅子注云、「先南公」而南公亦次前。法家慎子注云、「先申韓」而申子在前。此外墨家之隨巢胡非皆墨子弟子、我子爲墨學、更後於隨巢二家、而墨子書反殿諸家之末。道家之老萊子在老子後、鄭長者在郎中嬰齊之後、陰陽家之騶奭子在張蒼之後、名家之毛公在黃公之後、豈以原本七略、依據漢廷得書先後耶？抑班氏固爲未成之書耶？

八、其次尙有種種。如諸子略省重篇。

班固自注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賈誼子而六藝略蘇子通陸賈淮南王書及墨子重莊明

不省。記百三十一篇，內有爾雅孔子三朝記明堂陰陽，而又別出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孔

子三朝記七篇，爾雅三卷二十篇，則爲重篇。至弟子職一篇，亦卽諸子略管子書中之重

篇，豈以尊儒者六藝之故，而得不省耶？又如連山歸藏焦贛易林劉歆洪範五行傳

志五行

鍾律書

律歷

轅固齊詩內外傳叔孫通漢儀

十
襄傳
班固所親上
書曹

嚴彭祖公羊春秋

隋志

劉

向劉歆衛衡

後漢書班彪傳注作陽城子長
衡疑

揚雄續太史公牘爲舍人爾雅注

釋文錄

當屬

六藝略者。

甘氏經石氏經夏氏日月傳星傳

天文志

劉歆三統歷

律歷

當屬數術略者，大都

班氏所親見之書，而概不新入，揆以七經有緯，至東漢始入祕府，故不著錄，則班氏不新

入此類諸書者，亦豈以其終西京之世，不爲中祕所藏故耶？

漢書終王莽傳蓋揚雄杜林書辨世曾入中祕故本志咸

傳稱向錄朔賦別錄有燕丹子一書，孫星衍燕丹子敍本志出七略，故俱無之。至蘇子卽鬼谷子，

當亦出別錄七略之異名，姑舉數事於此，以發本志之蒙。

九、又次司馬遷曰：「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

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今據本志云「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二十五家。」然則漢氏最初校書者、爲蕭何、韓信、張蒼、叔孫通輩耶？僅兵書入中祕、而餘俱不入中祕耶？誌之以俟博考。蕭韓校書而詩書間出向歆校書而舉有書肆成一正比例

十、本書參考書以王應麟本志考證、齊召南漢書考證、錢大昭漢書辨疑、朱一新漢書管見、周壽昌漢書注校補、沈欽韓漢書疏證、王先謙漢書補注爲主。旁及近人姚明輝漢書藝文志注解、孫德謙漢書藝文志舉例、薛祥綏七略疏證、許本裕漢書藝文志箋。惟薛許書僅見國故、登載無多、未見其全。此外參考書多不勝載。如有擇錄、悉注出處、不盜人善、自見己旨。

十一、本書爲舊稱目錄學之根本要書、故未將班志原文刪節、顏注附行既久、亦未割愛。一可覘吾族文化之初量。又一冀於治史縝密之思慮、有裨萬一云爾。

漢書藝文志講疏

目次

自序

例言

一序

二六藝略

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

見存六藝今古文表

三諸子略

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

四詩賦略

屈賦之屬陸賦之屬荀賦之屬雜賦歌詩

五 兵書略

100

兵權謀 兵形勢 兵陰陽 兵技巧

六 數術略

一一六

天文 歷譜 五行 蜇龜 雜占 形法

七 方技略

一四四

醫經 經方 房中 神僊

見存百家真偽書表

附錄黃侃七略四部開合異同表

一二六一

漢書藝文志講疏

漢 班固撰 唐 顏師古注

武進顧實講述

東漢班固字孟堅，踵父彪成書，撰漢書百二十卷。藝文志者，漢書十志之一也。藝、六藝也。
孔子曰：「六藝之於治，一也。」史記滑稽傳引司馬遷曰：「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孔子世家
贊賈誼曰：「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謂之六藝。」新書術篇六鄭玄作六藝論文，文學也。
論語曰：「文學子游子夏。」秦李斯請悉燒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史記李斯傳故藝文者，兼
賅六藝百家之名也。

一序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李奇曰：隱微不顯之言也。師古曰：精微要妙之言耳。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師古曰：謂弟子也。
數故言七十故春秋分爲五。章昭曰：謂左氏公羊。詩分爲四。章昭曰：謂毛氏齊魯韓氏也。易有數家之傳。

此漢家尊儒之言也。造端乎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太史公書武紀大成於成哀二帝，命劉向歆

父子校理秘文，奏定七略，範圍方策而不過。班固撰史，用志藝文。尊儒大典，遂冠百代。今七略久佚，幸藉此志。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故班志亦云然也。七十子者，或言七十、本書三見本志及劉歆傳。史記伯夷列傳趙岐孟子或言七十二。見史記孔子世家後漢書顏氏家訓誠兵篇或言七十七。見本書地理志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蓋七十七爲確數，餘皆隨文便舉之數歟。百家之文，亦稱微言。韓非子五蠹篇曰：「所謂智之所難知也」。後漢書楚王英傳曰：「補黃老之微言」。又呂氏春秋精論篇、淮南子道應篇皆載白公與孔子微言事。史記田榮傳曰：「其意恒在言外，故微妙難知也」。論語識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崇爵然則仲尼微言，論語即是。仲尼久歿，難再續記，故云絕矣。大義乖而不絕，故春秋詩易咸四分五裂，詳後及儒林傳。隋書曰：「猶以去聖既遠，經籍散佚，簡札錯亂，傳說紕謬，遂使書分爲二，詩分爲三，論語有齊魯之殊，春秋有數家之傳」。經籍志古曰：「從師古曰反殺雜也」。此又行文便辭，非稽核之談矣。

戰國從衡，真僞分爭。師古曰：「從音反」。諸子之言，紛然殺亂。師古曰：「殺雜也」。

此排擯百家之言也。劉歆曰：「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子之道抑孫吳之術興」。移博士書阮孝緒曰：「逮于戰國，殊俗異政。百家競起，九流互作」。廣宏明集序見七錄故或